

六一居士詩話
司馬溫公詩話
貢父詩話

後山居士詩話
臨漢隱居詩話



六一居士詩話

歐陽修撰

中華書局

六一居士詩話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
及津逮秘書皆收有此書百川
題作六一居士詩話津逮簡稱
六一詩話百川宋本故據以排
印書名亦從之

六一居士詩話

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。奠玉五回朝上帝。御樓三度納降王。當時羣臣皆進。而公詩最爲首出。所謂三降王者。廣南劉鋹。西蜀孟昶。及江南李後主是也。若五朝上帝則誤矣。太祖建隆盡四年。明年初郊。改元乾德。至六年再郊。改元開寶。開寶五年又郊。而不改元。九年已平江南。四月大雩。告謝于西京。蓋執玉祀天者。實四也。李公當時人。必不繆。乃傳者誤云五。二字一作一耳。

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。常慕白樂天體。故其語多得於容易。嘗有一聯云。有祿肥妻子。無恩及吏民。有戲之者云。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。載極重。而羸牛甚苦。豈非足下肥妻子乎。聞者傳以爲笑。

京師輦轂之下。風物繁富。而士大夫牽於服役。良辰美景。罕或獲一作宴遊之樂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。拍酒樓頭前。一作聽管絃之句。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。蓋一作在水北。去河南府十餘里。歲時朝拜。官吏常苦晨興。而留守達官簡貴。每朝罷。公酒三行。不交一言而退。故其詩曰。正夢寐中行十里。不言

語處喫飯。一作三杯。其語雖淺近。皆兩京之實事也。

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。春洲生荻芽。春岸飛楊花。河豚常是二字一作一時。貴不數魚蝦。有其狀已可怪。其毒亦莫加。愈腹若封豕。怒目猶吳蛙。庖廚失所入。喉爲饕餮。若此喪軀體。何須資齒牙。持厚南方人。蘇軾復吟詩皆言美味無度。誰謂死如麻。我謂不能風自厭。空嗚嗚。道之來潮陽。始憚餐龍蛇。子厚居柳州。而甘食蝦蟇。二物雖可憎。性命無外差。一作蘇軾不此中藏禍無涯。甚美惡亦稱。此言誠可嘉。河豚常出於春暮。羣遊水上。食絮而肥。南人多

與荻芽一作爲爲羹云最美。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。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。故其構思極艱。此詩作於罇俎之間。筆力雄贍。頃而成。遂爲絕唱。

蘇子瞻學士蜀人也。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。其文織成。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起噴成花。花飛萬里奪曉月。白石闌堆愁女。婦大明廣庭踏朝賀。雉尾不掃粘官靴。宮中才人承聖顏。捧觴稱壽呼南山。三公免責百姓喜。斗酒十千誰復降。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。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。傳落夷狄。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。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。得之因以見遺。余家舊畜琴一張。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。距今二百五十年矣。其聲清越如擊金石。遂以此布更爲琴囊。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。

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。頗讀儒書。博覽強記。亦自能撰述。而辭辯縱橫。人莫能屈。時有安鴻漸者。文詞雋敏。尤好嘲詠。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。鴻漸指而嘲曰。鄭都官不愛之徒。時時作隊。贊寧應聲荅曰。秦始皇未坑之輩。往往成羣。時皆善其捷對。鴻漸所道。乃鄭谷詩云。愛僧不愛紫衣僧也。

鄭谷詩名盛於唐末。號雲臺編。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。其詩極有意思。亦多佳句。但其格不甚高。以其易曉。人家多以教小兒。余爲兒時猶誦之。今其集不行於世矣。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。一日會飲余家。劉原父戲之曰。聖俞官必止於此。坐客皆驚。原父曰。昔有鄭都官。今有梅都官也。聖俞頗不樂。未幾聖俞病卒。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。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。一言之譴。後遂果然。斯可歎也。

陳舍人易從當時文方盛之際。獨以醇儒古學見稱。其詩多類白樂天。蓋自楊劉唱和西昆集行。後進學者

爭效之風雅一作變謂之昆體。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。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。文多脫誤。至送

蔡都尉詩云。身輕一鳥。其下脫一字。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。或云疾。或云落。或云起。或云下。莫能

定。其後得一善本。乃是身輕一鳥過。陳公嘆服。以爲雖一字。諸君亦不能到也。□□□偶得一作收

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。故時有集號九僧詩。今不復傳矣。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。餘八人

者忘其名字也。余亦略記其詩。有云。馬放降來地。鷗盤戰後雲。又云。春生桂嶺外。人在海門西。其佳句多

類此。其集已一作亡。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。是可嘆也。當時有進士許洞者。善爲辭章。俊逸之士

也。因會一作命諸詩僧。分題出一紙。約曰。不得犯此一字。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

之類。於是諸僧皆開筆。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。時無名子嘲曰。張康渾裹馬。許洞開裝妻是也。

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。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。一作詩孟有移居詩云。借車載家具。家具少於車。乃

是都無一物耳。又謝人惠炭云。暖得曲身成直身。人謂非其身備嘗之。不能道此句也。賈云。鑿邊雖有絛。

不堪織寒衣。就令織得。二字一作填織能一作所得幾何。又其朝飢詩云。坐聞西牀琴。凍折兩三絃。人謂其不止忍

飢而已。其寒亦何可忍也。

唐之晚年。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。然亦務以精意相高。如同朴者。構思尤艱。每有所得。必極其雕琢。故

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。未及成篇。已播人口。其名重當時如此。而今不復傳矣。余少時猶見其集。其句有

云。風暖鳥聲碎。日高花影重。又云。曉一作晚來山鳥闌。雨過杏花稀。誠佳句也。

聖俞常謂予曰。詩家雖率一作主意。而造語亦難。若意新語工。得前人所未道者。斯爲善也。必能狀難寫之景。如在目前。含不盡之意。見於言外。然後爲至矣。賈島云。竹籠拾山果。瓦瓶擔石泉。姚合云。馬隨山鹿放。雞逐野禽棲。等是山邑荒僻。官況蕭條。不如縣古槐根出。官清馬骨高。爲工也。余曰。語之工者固如是。狀難寫之景。含不盡之意。何詩爲然。聖俞曰。作者得於心。覽者會以意。殆難指陳以言也。雖然。亦可略道其勢。髣若嚴維柳塘春水慢。花塢夕陽遲。則天容時物一作物態融和。融和。融和。豈不如在目前乎。又若溫庭筠。雞聲茅店月。人迹板橋霜。賈島怪禽啼曠野。落日恐行人。則道路辛苦。羈愁旅思。豈不見於言外乎。

聖俞子美。齊名於一時。而二家詩體特異。子美筆力豪雋。以超邁橫絕爲奇。聖俞覃思精微。以深遠閑淡爲意。各極其長。雖善論者。不能優劣也。余嘗於水谷夜行詩。略道其一二云。子美氣尤雄。萬竅號一噫。有時肆顛狂。醉墨灑滂霈。譬如千里馬。已發不可殺。盈前盡珠璣。一一難東汰。梅翁事清切。一作句石齒漱寒潮。作詩三十年。視我猶後輩。文辭愈精一作清新。心意雖老大。有如妖韶女。老自有餘態。近詩尤古一作苦硬。咀嚼苦一作難。又如食橄欖。真味久愈在。蘇豪以氣轢。舉世徒驚駭。梅窮獨我知。古貨今難賣。語雖非工。謂粗得其髣髴。然不能優劣之也。

呂文穆公未第時。薄遊一縣。或作忘其縣名胡大監且方隨其父幸是邑。遇呂甚薄。客有譽呂二字作喻胡曰。呂君工於詩。宜少加禮。胡問詩之警句。客舉一篇。其卒章云。挑盡寒燈夢不成。胡笑曰。乃是一渴俗語睡漢。爾呂聞之。甚恨而去。明年首中甲科。使人寄聲語胡曰。渴睡漢狀元及第矣。胡答曰。待我明年第二人及

第輸君一籌。既而次勝亦中首選。

聖俞嘗云。詩句義理雖通。語涉淺俗而可笑者。亦其病也。如有贈漁父一聯云。眼前不見市朝事。耳畔惟聞風水聲。說者云。患肝腎風。四字一作此漁父肝又有詠詩者云。六字一無此盡日覓不得。有時還自來。本謂詩之好句難得。爾而說者云。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。人皆以爲笑也。

王建宮詞一百首。多言唐宮禁中事。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。往往見於其詩。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喚。傳得滕王蛺蝶圖。滕王元嬰高祖子。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。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。亦不云其工蛺蝶也。又畫斷云。工於蛺蝶。及見於建詩。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。唐世一藝之善。如公孫大娘舞劍器。曹剛彈琵琶。米嘉榮歌。皆見於唐賢詩句。遂知名於後世。當時山林田畝。潛德隱行君子。不聞於世者多矣。而賤工末藝。得所附託。乃垂於不朽。蓋其各有幸不幸也。

李白戲杜甫云。借問別來太瘦生。總爲從前一作來。作詩苦。太瘦生。唐人語也。至今猶以生爲語助。如作麼生。何似生之類是也。

陶尚書嘗嘗曰。尖簷帽子卑凡廝。短靴靴兒末厭兵。末厭亦當時語。余天璽景祐間已聞此句。時去陶公尙未遠。人皆莫曉其義。王原叔博學多聞。見稱於世。最爲多識前言者。亦云不知爲何說也。第記之。必有知者耳。

詩人貪求好句。而理有不通。亦語病也。如袖中諫草朝天去。頭上宮花侍燕歸。誠爲佳句矣。但進諫必以

韋疏無直用藥草之理。唐人有云：姑蘇臺下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。說者亦云：句則佳矣，其如三更不是打鐘。一作鐘時。如賈島哭僧云：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。時謂燒殺活和尚，此尤可笑也。若步隨青山影，

坐學白塔骨。又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。皆島詩，何精蘊。一無異也。

松江新作長橋，制度宏麗，前世所未有。蘇子美新橋對月詩：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，水面沈沈臥彩螺。一作

虹者是也。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，不能稱也。子美兄舜元，字才翁，詩亦遒勁多佳句，而世獨罕傳，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，無婉韓孟也，恨不得盡見之耳。

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，尤善一作喜爲詩，而多稱引後進。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。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，然

公獨愛其兩聯云：寒魚猶着底，白鷺已飛前。又絮暖鯊魚繁，陂漲蓴菜綠。一作紫。余嘗於聖俞家，見公自書

手簡，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。余疑而問之，聖俞曰：此非我之極致，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？乃知自古文

士，不獨知己難得，而知人亦難也。

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，自西崑集出，時人爭效之。詩體一變，而先生老一作老輩，患其多用故事，至於

語僻難曉，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。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：風來玉宇鳥先轉，露下金莖鶴未知。雖用故

事，何害爲佳句也。又如年一有大二字，峭帆橫渡官橋柳，疊鼓驚飛海岸鷗。其不用故事，又豈不佳乎？蓋其雄文

博學，筆力有餘，故無施而不可。非如前世號詩人者，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，爲許洞所困者也。

西洛故都，荒臺廢沼，遺迹依然，見於詩者多矣。惟錢文僖公一聯，最爲警絕。云：日上故陵煙漠漠，春歸空

苑水潺潺。藝晉公綠野堂。在午橋南。往時嘗屬張僕射實家僕射罷相歸洛終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。

惟鄭工部文一聯。最爲警絕。云水暖鳬鷖行。哺子溪深桃李臥。開花人謂不減正維。杜甫也。錢詩好句尤

多。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。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。

閩人有謝伯初者。字景山。當天聖景祐之間。以詩知名。余謫夷陵時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。以長韻見寄。頗

多佳句。有云。長官衫色江波綠。學士文華蜀錦張。余答云。參軍春思亂如雲。白髮題詩愁送春。蓋景山詩

有多情未老已。

一作白髮三字一作先白髮頭先白

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。故余以此戲之也。景山詩頗多。如自種黃花

添野景。旋移高竹聽秋聲。園林換葉梅初熟。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。皆無媿於唐賢。而仕官不偶。終以

於困窮而卒。其詩今已不見於世。其家亦流落不知所。在。其寄余詩。殆今三十五年矣。余猶能誦之。蓋其

人不幸既可哀。其詩淪棄亦可惜。因錄於此。詩曰。江流無險似瞿唐。滿峽猿聲斷旅腸。一作腸萬里可堪人

謫宦經年應合鬢。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。學士文華蜀錦張。異域化爲儒雅俗。遠民爭識校讎郎。才如夢

得多爲累。情似安仁久悼亡。下國難留金馬客。新詩傳與竹枝娘。典辭懸待修青史。諫草當來集阜囊。莫

爲明時暫遷謫。便將纓足濯滄浪。

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。自得其氣。兒偉然。詩格奇峭。又工於書。筆畫遒勁。體兼顏柳。爲世所珍。一作好余

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。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簪筆驛時。曼卿平生所自愛者。至今藏之。號爲三

絕。真余家寶也。曼卿卒後。其故人有見之者。云恍惚如夢中。言我今爲鬼仙也。所主芙蓉城。欲呼故人往。

遊不得，忿然騎一素青一作青，去如飛。其後又云：降於亳州一舉子家，又呼一字有舉子去不得，因留詩一箋與之。余亦略記其一聯云：鶯聲不逐春光老，花影長隨日腳流。神鬼一作仙事怪不可知，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，舉子不能道也。

王建霓裳詞云：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，聽風聽水作霓裳。衣二字有羽曲今教坊尚能作，其聲其舞則廢而不

傳矣。人間又有望瀛府，獻仙音二曲云：此其遺聲也。霓裳曲，前世傳記論說頗詳，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。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，亦無風水之說。第記之，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。

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，名重當時，爲人沈厚端默，羣居終日似不能言，而於文章之外，詩思尤精，如麥天晨氣潤，槐夏午陰清，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。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，芳草階前一尺長，殆不類其爲人矣。

退之筆力無施不可，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，故其詩曰：多情懷酒伴，餘事作詩人也。然其實一作贊談笑助諧諒，敘人情，狀物態，一寓於詩，而曲盡其妙。此在雄文大手，固不足論，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。蓋其得韻寬，則波瀾橫溢，泛入傍韻，乍還乍離。一作乍去乍還出入回合，殆不可拘以常格。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，得韻窄，則不復傍出，而因難見巧，愈險愈奇，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。余嘗與聖俞論此，以謂譬如一作夫善馭良馬者，通衢廣陌，縱橫馳逐，惟意所之，至於水曲蟻封，疾徐一字有中節，而不少蹉跌，乃天下之至工也。聖俞戲曰：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，若寬韻可自足，而輒傍出，窄韻難獨用，而反不出，豈非其拗強而然

歟。坐客皆爲之笑也。

自科場用賦取人。進士不復留意於詩。故絕無可稱者。惟天聖二年。省試采侯詩。宋尙書郎最擅場。其句
有色映珊瑚。聲迎羽月遲。一作聽尤爲京師傳誦。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。

